

校正重刊官板象朝文鑑卷之一百四十七

神道碑銘

富鄭公神道碑銘

蘇軾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奉漢以來
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
兵不用用不乂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
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
略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
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
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旣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

虜旣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去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爲遂詔諸將接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旣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群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卽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爲動色乃以公爲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間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旣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

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遣
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請
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
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
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
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
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
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
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
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克牴諸臣之
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
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
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
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
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
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
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
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
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路賂契丹
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

求鼎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修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齊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遣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旣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

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府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爲獻納公奏曰臣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欺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苟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會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卽以女妻之仁宗复制科仲淹謂公曰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廸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等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

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魯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贊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有宰相彘召還爲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爲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爲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鈐轄盧守懃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懃歸罪於通判計用章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懃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懃男昭序爲御藥公奏乞罷之德

宋文鑑 卷一百四十一
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請闕告急上召問具得
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
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民耳民有急不
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贊爲陝西
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都鈐轄公言用守
贊旣爲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
將吏必怨懼盧守勲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
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爲同州鄭守忠爲殿
前都指揮使高化爲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
兒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鷲才小人不可用
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天
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爲棄之耶語皆侵
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
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
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
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辨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
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
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
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
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

宋文鑑 卷百四十一
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日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
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
吹同山乞各稱僞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
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
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
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
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
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
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
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卽居此
無爲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
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修上書引顏
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
直學士懇辭不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
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
林學士公見上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
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
曆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
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
言虜旣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施虜萬一敗盟

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群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群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爲過公旣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期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遂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册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

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爲近上問公曰虜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爲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之呆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爲罔上且誤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旣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

居者皆給其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冢塋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卽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爲疾疫及相踏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三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劍印于妖師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卽以事付從訓使馳至燕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詞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

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

使至知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修奏事殿上上具以語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修頓首稱賀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爲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奉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爲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卽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卽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有罪

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卽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卽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爲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爲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晏，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爲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旣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者。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群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群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審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卽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荅詔曰：「義忠言。」

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
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
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䟽謝復
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群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
怒爲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卽位之始
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八
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判河南復以公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
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
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
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
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
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
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
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
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
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
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
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參知
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

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
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
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言與同老合上
嘉公等勲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爲司徒且
以其子紹京爲閤門祗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于洛
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
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爲輟視朝內出祭文遣
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謚曰文忠十
一月庚申塋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之
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
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一月卒曰紹隆光
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
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
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
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
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
單車入不測之虜庭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
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
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
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

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跂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爲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四卷青州賑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開張昷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爲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庭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爲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于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備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

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矣
方契丹豕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爲朕使虜
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旣畢上欲用公
公逡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恥其不行則
惟公之怨比而讒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爲慶曆聖德
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
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爲相及英宗
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勲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
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中國輕重然一趙濟
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
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勲以告天下寵及
其子孫然後小人不取復議雍容進退卒爲宗臣古
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旣配食清
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爲嬉
以殺爲儼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憎之命我祖宗
畀爾鑪錘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恐
無殘我民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救其後人帝命是承
勿劓別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維彼北狄
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菜公尺筆答之

既服既馴則擾緩之堂堂構公與萊相望再聘于燕
北方以寧景德元禩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
公之在母秦國寤警旌旗鶴鴈降克其庭云有天赦
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啟其衷比至燕然南至于河
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荐饑散流而東五十萬人
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
百官維人百度維正相我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
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
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宋朝文鑑一百四十七卷

終

己未十月十二日校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一百四十八

神道碑

趙清獻公神道碑銘

蘇軾

故太子少師清獻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屺除喪來告
于朝曰先臣既塋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
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
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
命臣軾爲之文臣軾逮事仁宗皇帝蓋嘗竊觀天地
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未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
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

宋文鑑 卷百四十八
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爲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爲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子穆然無爲坐視其成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爲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爲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喬並掌內外制皆爲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會祖諱曇深州司戶參軍祖諱湘廬州廬江府始家于衢遂爲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旣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爲武安軍節度推官良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歲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縣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潰公使醫療

之得不瘦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傍其所居里爲孝弟處士孫處爲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誨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爲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會公亮爲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爲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謹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溫成皇后方塋始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爲宣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爲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稅吳克鞠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

而克真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克鞠真卿刁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修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克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皆許補故闕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修乞蔡賈黜乞荆南公卽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修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訕懼及上旣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睦歲爲杭市羊公爲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公爲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克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爲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爲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煉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

李訓鄭注多依宦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
漸不可啟宋庠爲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
有訴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
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
章二十餘上不省卽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
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
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旣至遇
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令當自任
事勿以事委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
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踈鑿瀨石民
獲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我易舟而北公間
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
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旣
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
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爲度支副使英宗
卽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
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
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
舉職恐事有不應法奈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
矣卽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

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
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
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皆免而募亦隨足昌朝
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
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爲轉運使言蜀人有以
妖祀聚衆爲不法者其首旣死其爲從者宜特黥配
及爲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
其無他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爲首者餘皆釋
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諲除轉運使陞辭上面諭曰趙
某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卽位召知諫院故事近
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爲言
上曰用趙某爲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
上謂公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簡易
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卽上疏論呂誨傅堯
兪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譴
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逵除簽書樞密
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卽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
夫參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啟
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
以公議爲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旣而司馬光

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卽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駢聚爲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佗州惡黨相帥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戍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卽法也豈謂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卽日辭去至蜀默爲經略而燕勞閑暇如佗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劔州民李孝忠集

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
公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
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
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蠶聚境上肆爲剽掠公
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
使諭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繫婢引弓
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謹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
歲乞守東南爲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饑民死者過
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
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
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
等其民尤病旣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
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廟埋圯杭人哀之
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爲歲
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爲表忠觀公年
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
太子少保致仕時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
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
祠不至屺通判溫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築之
屺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屺提舉浙東常平以

便其養。屺復侍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不
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德公逆
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
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
師。十二月乙酉。塋于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公娶徐
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
子二人。長曰晄。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卽屺也。今爲尚
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
數。皆如已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塋暴
骨及貧無以歛。且塋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
長兄振。振旣沒。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贖
振大理評事。公爲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
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爲養
氣。安心之術。脩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屺侍
側。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爲無意
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
韓琦嘗稱趙公真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也。公爲
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
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神宗凡
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

鄱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爲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
爲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強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蓋其
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

蕭聖之爲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爲馮翊民未有聞黃
霸爲潁川治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迨昔孰如清獻
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在其官守不專於
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爲國愛
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
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趙康靖公神道碑銘

蘇

軾代張文定公作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
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爲能兵以不用爲功財以不聚
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雖有絕人之材而德不至
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以來至于
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含垢匿
瑕犯而不校以爲常德是以四方久安兵革不試民
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此
六聖之德而衆長者之助也易曰師正丈人吉詩曰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倚無
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

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
我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
其德合於易之所謂丈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
一介臣者公諱槩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
虞城七世矣曾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尚
書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
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
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戚倫黃宗旦
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爲
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釀黃金以贈之公不
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受將作監丞通判海州
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家召試學士院
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爲進士時鄧餘
慶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爲多不法
公謝去數月餘慶以贓敗及公爲守將至或榜其所
館曰豹隱堂賦者三十餘人歲饑公勸誘富民得米
萬石所活不可勝數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
十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爲開
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爲直集賢院

宰相以例不可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饒爽者挾持郡事肆爲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其故盜賊配流已而選克者爽與郡人胡順之共其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將有變公笑不答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卽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賊且奏徙爽歙州一郡股票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爲民患公建爲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段取之有方民不以爲勞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度與城平恃堤以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飭縣不得輒催科是歲夏稅先一月辦坐失舉張誥奪官罷歸起監密州酒徙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大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爲青州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廬壽犬牙不入境召修起居注朝廷欲同修玉牒久之除歐陽修起居注朝廷欲驟用修而難於躡公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爲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州獄遷選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旬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母封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

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後遂以爲例改知審官院判祕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卽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旦夕爲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爲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焉會獵于興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爲公詩置之懷袖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清言不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治之得其實乃誅清李參爲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爲諫官爭之曰參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言陛下始面諭申錫母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以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鄧保吉引刺員禁中燒銀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張茂實不宜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出茂實和曹州拜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爲憂仁宗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爲

重遂與執政建言立爲皇太子從之英宗卽位遷戶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八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以爲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爭爲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問不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右以時省閱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祀每辭以老疾間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不入見詔中書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階至特進勳上在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改行特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于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謚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具以某年月日塋于宋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于鄆州子榮緒殿中丞緒將作監主簿皆早亡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祿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真宣義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曾孫

宋文鑑 卷四十一
男六人鞞太廟齋郎餘未名公爲人樂易深中恢然
備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
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強者天下
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始歐陽修躡公
爲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及修坐累對詔獄人莫敢
爲言獨抗章言修無罪爲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
天下法爲人報仇上感悟修以故得全公旣老修亦
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蘇舜欽爲
進奏院以群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
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誥以賊敗竄海上
公坐貶累年而憐誥終不衰間使人至海上勞問期
給之代馮浩爲鄆州吏舉按浩侵用公使錢三十萬
當以浩職田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
可以已俸償之公所爲大略如此至於敦尚契舊壘
死養孤蓋不可勝數余於公爲里人少相善也退而
老於鄉日從公游蓋知之詳矣元緒以墓碑爲請義
不可以辭銘曰

維古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課其功利
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
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於言

有口若無豈効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老成是親
 清淨無爲鑒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人赫赫我宋
 以聖繼神於穆仁宗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佞人
 豈獨左右刑于庶民維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璧
 如金如錫置之不愠用之不懌帝識其心長者之傑
 遂授以政歷佐三葉濟于姦難不瘳不跋公在朝廷
 靖恭寡言不技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恥而悛
 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
 以詔後昆

舉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八卷

終 已未十月十二日校字存殘卷出此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一百四十九
 傳

補亡先生傳

柳開

補亡先生舊號東郊野夫者也既著野史後大探六
 經之旨已而有包括揚孟之心樂爲文中子王仲淹
 齊其述作遂易名曰開字曰仲塗其意謂將開古聖
 賢之道于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
 開之爲其塗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故以仲塗字之表
 其德焉咸曰子前之名甚休美者也何復易之不若
 無所改矣先生曰名以識其身義以誌其事從于善

而吾惡夫畫者也吾旣肩且紹矣斯可已矣所以吾
進其力于道而遷其名于已耳庶幾吾欲達於孔子
者也或曰古者稱已孤不改若是無乃不可乎先生
曰執小禮而妨大義君子不爾爲也乃著名解以祛
其未悟者衆悉以爲然先生始盡心于詩書以精其
奧每當卷歎曰嗚呼吾以是識先師之大者也不幸
其有亡逸者哉吾不得見也未知聖人之言復加何
如耳尤于餘經博極其妙遂各取其亡篇以補之凡
傳有義者卽據而作之無之者復已出辭義焉故號
曰補亡先生也先生凡作之書每執筆出其文當藁
若書他人之辭其敏速有如此無續功而成之者苟
一舉筆不終其篇雖十已就其八九亦棄去不復作
矣衆問之先生曰吾性不喜二三而爲之者方出而
或止之辭意遽紛亂縱後強繼以成之亦心竟若負
病矣或問之曰子之補亡篇于古不足當其逸于今
不足益其存無妄爲乎先生對曰然縱不能有益於
存亡庶勝乎無心于此者也旣而辭義有俱亡不知
其可者慮人之惑先生卽皆先立論以定其是非用
質其旨要先生常謂人曰夫六經者夫子所著之文
章也與今之人無異耳蓋其後之典教不能及之故

宋文鑑 卷之四十九
大于世矣吾獨視之與汝異耳先生乃手書九經悉以細字寫之其卷大者不過滿幅之紙古謂其中箱之者亦不過矣而誦之日盡數萬言未嘗廢忘有講書以教後學也先生或詣其精廬適當至虞書堯典篇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說云春分之昏南方朱鳥之星畢見觀之以正仲春之氣也先生乃問曰然夫云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者是仲春觀朱鳥之星以正其候也且云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於夏也既觀其星以正其候卽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於東方亦可觀之以正其候也今何不云是而反觀朱鳥之星何謂也說者不能對惟云傳疏若是無他解矣先生擇其座者曰起前吾語汝夫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四座無不拜而言曰先生真達云經者也所以于補于不謬矣先生于諸經若此者不可遍紀先生又以諸家傳解箋注于經者多未達窮其義理常曰吾他日終悉別爲注解矣大以鄭氏箋詩爲不可曰吾見玄之爲心務以異其毛公也徒欲強已一時之名非能通先師之旨且詩之立言不執其體幾與易象同奧若玄之是箋皆

可削去之耳又以論語集解闕注者過半曰古之人何若是吾聞韓文公昔重注之今吾不得見吾將不筆又慮與韓旣死使吾有斯艱也天乎哉先生每請中說歎曰後之夫子也續六經矣世故道否吾家不克有之甚乎年之始成也逝矣天適與其時行之爲事業堯舜不能尚也苟不死天下何有于唐哉先生以房杜諸子散居厚位叶佐其主遇其君不能揚其師之道大其師之名乃作書以罪之先生所行事人咸以爲非可與伍惟范杲有復吉之什以頌其德以其能復敦于古故賦復古以其能行仲尼之道故賦闕里以章別當世之人能作野史故賦踵孟以其能解子雲之書故賦先雄以其或筆削其韓文之繁者故賦剛韜以其將來太常第故賦多文以其必首冠于四科故賦高第以其後天王俾不家食故賦出祿以其將果得其位則指南于吾道故賦指南未以釋經終其篇謂其章明經旨永休于世用故賦釋經先生見之曰范杲知我矣天之未喪斯文哉天之若喪斯文也則世無范矣范無是言矣開寶中先生來京師遂刻石爲記于補亡亭內以誌其已之事後從仕于世而行其道焉論曰孔子沒經籍遭秦之焚毀幾

喪以盡後之收拾煨燼之餘者得至于今用之也其能繼孔氏者軻之下雖揚雄不敢措一辭以至亡篇闕而其名具載設虛位也使歷代諸君子徒忿痛而見之矣故有或作而補之者大亦不能過其百一力蓋不足繼也隋之時王仲淹于河汾間務繼孔子曰續六經大出于世實爲聖人矣是以門弟子佐唐用王霸之道貞觀稱理首永十八君之祚尚非其董常輩之曾及也於乎知聖人之道者成聖人之業矣吾猶不得見王氏之書乎觀夫補亡先生能備其六經之闕也辭訓典正與孔子之言合而爲一信其難者哉若王氏之續六經蓋自出一家之體裁比夫補亡篇力少殊耳所謂後生可畏者雖經籍尚能補之矧其餘者哉不可謂代無其人也

退士傳

种放

退士不知孰氏然常自稱仲山甫之後也以耕食於南山中號退士或云我惡時之苟進者又云鄙好勝者欲矯其爲而退居稱病焉退士性恬易善自持常以聖賢方正之言鑑諸已或未善則悔恨立遷平生寡嗜慾樂遊雲霞空荒間常自足不顧窮困幼時拘父兄教以章句竒偶之學于於時不遂志已而盡棄

昔之所學退居空山窮谷中取九經六籍諸史百家之言合於道者恣讀之然後知皇王大中之要道德仁義之本盡在於是矣然尤好孟軻書益知聖人之道尊自戰國繇漢唐而下百氏所說或有汗漫齟齬不安者皆擬聖言以證其中惡司馬遷尊先邪說叛斥聖道怪前世明教正道之賢不摘其說而竄殛投去使千古而下學者無疑不知尚四顧何待也著蒙書十二篇大抵務黜邪反正義礫姦蠹又條自古之文精粹者漢則揚子雲隋則王仲淹唐則韓退之然以退之當子雲而先仲淹次則蛻之文樵之經緯皮氏文藪陸氏藜皆句句明白剔姦塞回無所忌諱使學者窺之則有列聖道德仁義之用彼刻章斷句補綴偶屬者徒爲戲爾或有稱技術卜相候察浮屠死生幻化之說者必正色引經誥以斥之雅尚山林之居奉母氏率季弟結宇巖阿貧無所資給亦不戚戚于心窮年人亦不知其何謂也每登高丘步邃谷延宴坐見懸巖瀑流壽木垂蘿閔邃岑寂之處則終日忘返亦忽忽杜門稱疾隱凡當百餘日人不知其然吉凶慶弔之外平時亦罕接人事不交權貴所與朋類自非道義所在亦不汲汲而取遇事感激亦率爲

歌詩箴頌嘗曰幸逢聖人時見天子禮樂征伐車服
旂常道德之盛底於太寧而退固是幸也時議或謂
者則曰而退也退其迹耶退其名耶退士則曰不退
而迹庸爲爾直不退而名庸爲爾程於戲名迹判於
時神心交於機俾道愉而下欺義忒而中離予獨亡
退乎予獨亡退乎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旣老而衰且病將退
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
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
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
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
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
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今將
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
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亦志
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
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
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闕大戰於涿鹿之源未
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

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旣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乎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說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旣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桑懌傳

歐陽修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曰願令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

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夫歛盜夜脫其衣里老
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塋懌聞而悲之
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
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
非爾耶少年色動卽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
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
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
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
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
人獨持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
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
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峭右險地多深山而青灰山尤
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
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兵以捕之旣
懌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
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
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
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兵懼無功爾卽以伯與巡
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
罪黜巡檢懌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

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以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請出自效輒不許旣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携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群盜輩媪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媪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日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閣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况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闕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省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

閣門祇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慙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詐與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餉之粟盡乃止懌善劔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宋文鑑 卷百四十九
趙延嗣傳

石介

今三司嗣相工部郎中劉公隨嘗稱趙鄰幾舍人死遺三孤女一老乳母而已內無兄弟以御其侮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女稚弱衣服飲食須人何恃不以凍餒死則爲彊梁暴之矣有趙延嗣者僕於舍人顧是諸孤義不可去竭力庇養之舍人死無一區宅一屨田延嗣爲營衣食之資身爲負檐害體塗足不避寒暑如是凡數十年如一日未嘗少有懈倦之色事三孤子如舍人生三孤女自幼至長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至其門女皆適人延嗣終不識其面初寓於宋三女俱長延嗣晨起白堂前將西走京師趙氏始不知謂捨去皆哭延嗣以女長未嫁將訪舍人之舊求所以嫁至京師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因發聲哭哭止且道趙氏之孤且言長將嫁二公驚媿謝曰吾不及汝吾被服儒衣冠讀誦六經學慕古人况與舍人友舍人之孤吾等不能恤汝能養之吾不及汝遠矣二公因爲迎入京師與宅居之徐相與求良士爲壻長配樞密直學士戚公綸猶子職方郎中維之子太廟齋郎舜卿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君文鼎之子鄉貢進士季倫三女皆歸延嗣始去趙氏

門延嗣可以謂之賢僕夫矣石介曰若然則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昔在漢有爲翟公之客者翟公免客皆去延嗣獨不去復爲養其孤雖去千載客視延嗣亦當羞於地下矣魯有顏叔子者嘗獨居一室中夜暴風雨鄰家女投叔子宿叔子使執燭以達曉以免其嫌後人稱其廉延嗣親養三孤女長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其節豈下叔子哉唐韓吏部凡嫁內外及朋友孤子僅十人天下服其義延嗣嫁趙氏三女無少吏部者噫翟公之客皆當時士大夫視延嗣遠不及也叔子魯賢者吏部唐大儒延嗣爲賤僕夫其風操凜焉其行義卓焉與顏侔韓並延嗣可謂僕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延嗣夫儒名而僕行者或有其人焉得不愧於延嗣哉延嗣所爲如此有可以厲天下因傳之云延嗣以令終

范景仁傳

司馬光

范景仁名鎮益州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師之爲人和易修救參知政事薛簡肅公端明殿學士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奏院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爲奏名之首者必執聲

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寘上列以吳春
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
與竝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
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
恬自是始以自陳爲恥舊風遂絕釋褐新安至簿到
官數旬時宋宣獻公留守西京不欲使與下吏共勞
辱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於朝爲東監直
講未幾宋景文公奏同修唐書及用參知政事王公
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
霓連卷讀霓音八聲謂景仁爲失韻由是除館閣校
勘殊不知約賦便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
也當時有學者皆爲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然不
自辨爲校勘四年乃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
才不汲汲於進取詔除直秘閣未幾以起居舍人知
諫院仁宗性寬仁言事競爲激訐以采名或緣愛憎
污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景仁獨引大體自非關朝
廷安危繫生民利病皆闕略不言陳恭公爲相嬖妾
張氏笞殺婢御史劾奏欲去之不能得乃誣之云私
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之除讒慝也審如
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史亦可斬御史

宋文鑑 卷一百四十九
怒共劾景仁以爲阿附宰相景仁不顧力爲辨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韙之仁宗卽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旬日不知人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而畏避嫌疑相倚仗莫敢發言景仁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捨此不言顧惟抉擿細微以塞職是真負國吾不忍也卽上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周王旣薨真宗宗室子養之宮中陛下宜爲宗廟社稷計早擇宗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人心章累上寢不報景仁因闔門家居自求誅譴執政或諭以奈何效干名希進之人景仁上執政書言繼嗣不定將有急兵鎮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暇顧干名希進之嫌而不爲去就之決哉又奏稱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變故畏避而爲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中族首領顧不可保其爲身計亦已踈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爲之股栗尋除兼侍御史知雜事景仁因辭不變乞解言職就散地執政復諭以上之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今姦言已入爲之甚難

景仁復上執政書云但當論事之是非不當問其難
易况事早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
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它日不難於今日乎謂今
日姦言已入不可弭他日可弭乎凡見上面陳者三
奏章者十有七朝廷不能奪乃罷諫職改集賢殿修
撰頃之拜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英宗卽位中書奏請
追尊濮安懿王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
國極其尊榮大忤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百官議之
意朝士必有迎合者旣而臺諫爭上言爲人後者爲
之子不得顧私親今陛下旣爲仁宗後若復推尊濮
王是貳統也殆非所以報仁宗之盛德衆論謂涉執
政欲緩其事乃下詔罷百官集議曰當令禮官檢詳
典禮以聞景仁時判太常寺卽具列爲人後之禮及
漢魏以來論議得失悉奏之與兩制臺諫議合執政
怒召景仁詰責之曰詔書曰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
邪景仁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卽以聞乃其職也
奈何更以爲罪乎會宰相遷官景仁當草制坐失於
考按不合故事加侍讀學士出知陳州今上卽位復
召還翰林王介甫參知政事置三司條例司變更祖
宗法令專以聚斂爲務斥逐忠直引進姦佞景仁上

疏極論其不可朝廷不報景仁時年六十三因上言
卽不用臣言臣無顏復居位食祿願聽臣致仕章累
上語益切直介甫大怒自草制書極口醜詆使以本
官戶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例悉不之與於是當
時在位者皆自愧景仁名益重於天下介甫雖詆之
深人更以爲榮焉景仁旣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
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不復報謝故
人或爲其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
時乘輿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
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其勝賞期年然後返
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強嗚呼邇使景仁枉
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邪
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
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景仁有焉客有問今
世之勇於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爲勇人莫之
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
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貫髮上指冠力曳九
牛氣陵三軍者爲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
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
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倍畔無異而景

仁獨唱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爲之者則有矣然景仁者曷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捨去况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卽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

文中子補傳

司馬光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兄玄謨以將略顯而玄則用儒術進玄則生煥煥生蚪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粲蚪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謚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蚪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謚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爲

累帝默然有問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肩樂猗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於家隆生通自玄以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璜受禮於河東關郎受樂於北平霍汲受易於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卽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爲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

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餐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公使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右武侯大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遊於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而懷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

大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於易也沒身而已矣况吾儕乎有仲長子光者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運竒不若宅平而無爲通以爲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人也見辯命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思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於義省之可也衣弋綈傷於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與

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做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群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貞外不殊俗故全者賈瓊請絕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汎如也則可通謂姚義能交或曰簡通曰茲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濫茲又所以爲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不狎顏如也通嘗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

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未見誹而喜聞譽而懼者又曰昏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唯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山黃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針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爻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於家門人謚曰文忠子二子福郊福時二弟凝續評

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玄謨仕宋至開府儀同三司續及福時之子勔劇勃皆以能文著於唐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於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出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徒記之詳矣奚待於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必不愚者孰肯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出於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旣興凝與福時輩依並時事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

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爲也亦未嘗載其名於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爲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時又云疑爲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爲姑蘇令大夫杜淹奏疑直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爲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將何故畏之至沒其師之名使無聞於世乎且魏徵實總隋史縱叔達曲避權戚徵肯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通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彼道之方也必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於釋老者也夫聖人之道始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至於安萬邦和黎民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爲皆發於至誠而後功業被於四

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奚爲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僞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爲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烏有可行於西方不可行於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於中國獨不泥於西方邪秦焚詩書之文詩書之道盛於天下秦安得滅乎莊老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飾譚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沒釋迦稱前生之因果棄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嚴齋戒弛政刑至於百姓塗炭發端唱導者非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於聖人者也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蓋獨李翱以比太公家教乃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於世至有真以爲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爲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於事情者著于篇以補隋書之闕

無名君傳

邵雍

無名君生于冀方老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
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于
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
歲求學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
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今遂盡古今之情已之滓十去
其八九矣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
之滓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于鄉人曰斯
人善與人群安得謂之僻旣而鄉人疑其泛問于國
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旣而國人疑其

陋問于四方之人曰斯人不能器安得謂之陋旣而
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終始
無可與同者又考之于天地不對當時也四方之人
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爲無名君夫無名者不可得而
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
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跡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
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
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况於
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
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

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美丸餘暇閑往閑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吾未嘗不爲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吾未嘗妄祭故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諛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煩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常命之曰太和詩曰不佞禪伯不謏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家素業爲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君之行乎

洪渥傳

曾鞏

洪渥撫州臨川人爲人和平與人遊初不甚懽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進輒黜久之乃得官官不馳騁又久不進卒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塋亦不能返其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爲人渥死迺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時兄已老

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用俸掇其餘以歸田百畝
居其父兄復去而之官則必安焉然渥旣死兄無子
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
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已老矣而無可奈何則念輒
悲之其經營之尤不已忘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
矣渥平居不可大以事及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
其與人真有恩者也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
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撫竒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
爲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
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之所存蓋人人之所

少到故載之云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一百五十

傳

曹氏女傳

章聖之

曹氏者吾同郡尚書郎修古之幼女也公天聖中累更御史持憲無阿回言事失職知闔之興化軍期年而卒曹氏以室居未嫁父既沒其故僚率吏民錢三十萬致之柩前曰以供窆葬之用夫人陳氏將受之女曰制家之用惟其家之酌初吾父入司朝廷出莅民政約於奉身廉於臨人今其亡矣葬之豐儉請以吾家具之苟將受斯遺焉惟它人忍之我弗忍也母

因是請而使辭焉其故僚復謂之曰塋先公弗資是則亦聞命矣願以異日嫁公女焉可無拒也女曰俾用於喪尚不敢取今欲備吾之嫁是使妾幸父喪而自醜也人之聞之謂如何哉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妾有大罰父沒而喪存焉不以此時哀戚而遽謀嫁幣不亦亂常禮乎以室中而受門外之私賄不亦亂常位乎妾不才以先人之靈幸而卒有所歸則有妾之紡績之備何敢以是自諉哉願弗聞二三君子之命也遂不受夫婦人事勤儉恭謹則良矣曾無賢者之責也此何特異也彼貪殘之夫好財瀆貨死則已爾惡復悔悟耶方朝廷發貪冒之禁防制執事之人如維繫之械繫之尚以濫狀相掣於敗辱者爲不少矣卒惟無怍焉有如曹氏專修父志而不有所累孰謂曹氏不賢也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曹氏近之矣雖然厚於義而薄於利者人之常行也詩書不聞而尚廉篤孝固賢矣其里人曾孝基得斯說來告則未知其年與名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狹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不

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歧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
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
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
山子余譴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
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
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
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旣聳然異之
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劔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
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
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
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
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
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
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夾窮山中此豈
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徻狂垢汙不
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歎

公默先生傳

王向

公議先生剛直任氣好議論取當世是非辨明游梁
宋間不得意去居潁其徒從者百人居二年與其徒

宋文鑑 卷百五十一
謀又去頽弟子任意對曰先生無復念去也弟子從先生久矣亦各厭行役先生舍頽爲居廬少有生計主人公賢遇先生不淺薄今又去之弟子未見先生止處也先生豈薄頽耶公議先生曰來吾語爾君子責行道信於世不信貴容不容貴去古之避地避色避言是也吾行年三十立節徇名被服先生窳窮六經頑鈍晚成所得無幾羅籠大綱漏略零細校見繩墨未爲完人豈敢自忘冀用於世予所厭苦正謂不容予行世間波混流同予譽不至予毀日隆小人鑿空造事形迹侵排萬端地隘天側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主人明恕故未見疑不幸去我來者謂誰讒一曰效我終顛危智者利身遠害全德不如亟行以適異國語已任意對曰先生無以言也意輩弟子常切論先生樂取怨憎爲人所難不知先生不樂也今定不樂先生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聰明才能過人遠甚而刺口論世事立是立非其間不容毫髮又以公議名此人人之怨府也傳曰議人者不得其死先生憂之是也意有三事爲先生計先生幸聽意不必行不能聽先生雖去絕海未見先生安也公議先生舌彊不下視任意日不轉移時卒問任意對曰人之肺肝安

可得視高出重泉險不足比聞善於彼陽譽陰憎反背復非詆笑縱橫得其細過聲張口播緣飾百端德敗行破自然世人賤彼賢我意策之三此爲最上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次者對曰捐棄骨肉佯狂而去令世人不復顧忌此策之次者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又次者對曰先生之行已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會未得稱高世而詆訶鋒起幾不得與妄庸人偕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病然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而嘆曰吁吾爲爾用下策也任意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吾三策之卒取其下者矣弟子陽思曰今日微任意先生不可得留與其徒謝意更因意請去公議爲公默先生

上谷郡君家傳

程 頤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盩厔縣人行第二世爲河東大姓曾祖元暉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據日錫土於烏河川以控寇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中科第潤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福昌郡太君刁氏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功之事無所不

能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其意常嘆曰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常教以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閣刁夫人素有風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扶持常連夕不寐年十九歸于我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德容之盛內外親戚無不敬愛衆人游觀之所往往捨所觀而觀夫人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姑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藏獲如見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取養之有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歲人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糴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爲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欲之也好爲藥餌以濟病者嘗大寒有負炭而擊者家人欲呼之夫勸止曰慎勿爲此勝則貧者困矣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

以不肖者由母教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唯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絕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嘗置之坐側嘗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勿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詈之故願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詈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善而爲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之常教告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己善必共成之視他物如己物必加愛之先公罷尉廬陵赴調寓居歷陽會叔父亦解椽毗陵聚口甚衆儲備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不困乏先公歸問其所爲嘆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之處鄰婦里姥皆願爲之用雖勞不怨始寓丹陽僦葛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役前後居者無不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遷去王姥涕戀不已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觀親戚間紛華相尚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叫號夫人罵止之曰在當求得苟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爲在廬陵時公字

多恠家人告曰物美扇夫人曰熱爾又曰物擊鼓夫
人曰有槌乎可與之後家人不復敢言恠恠不復
有遂獲安居夫人有知人之鑒姜應明者中神童第
入競觀之夫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願兄弟幼
時夫人勉之讀書因書綫貼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
並書二行前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
曰處士及先兄登第願以不才罷應科舉方悟夫人
知於童穉中矣寶藏手澤使後世子孫知夫人之精
鑒夫人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
傳於人者深以爲非平生所爲詩不過三三篇皆不
存獨記在歷陽時先公覲親河朔夜聞鳴鴈至爲詩
曰何處驚飛起離離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意轉
傷良人沙塞外羈妾守空房欲寄迴文信誰能付汝
將讀史見姦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嘆見忠孝節義
之士則欽慕不已常稱唐太宗得禦戎之道其識慮
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才智甚高
常自謂不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修養之術
甚效從先公官領外偶迎涼露寢遂中瘴癘及北歸
道中疾革召醫視脉曰可治謂二子曰給爾也未終
前一日命願曰今日百五爲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

宋文鑑 卷百五十一
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生於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巢谷傳

蘇轍

巢谷字元修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爲里校師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爲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者韜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爲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竒之會盧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卽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記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徙循予兄弟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遊

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不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修也將復見子瞻於南海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眎未卽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橐中無數千錢予方乏困亦強資遣之舩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竒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沒者三板縣金而釁易子而食群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群臣以恭爲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爲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群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

宋文鑑 卷百五十一
在涇原軍中故爲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

孫少述傳

林希

孫侔字少述世吳興人父及仕至尚書都官員外郎簡州侔侔方四歲從其母胡氏家揚州母親教之侔雖幼已惕然能自傷其孤悲泣力學七歲能屬文旣長讀書精識玄解能得聖人深意多所論議慶曆皇祐間與臨川王安石南豐曾鞏知名於江淮間侔初名處字正之安石自序所謂淮之南有賢人焉曰正之余得而友之者也侔內行峭潔少許可不妄戲笑所居人罕識其面非其所善造門弗見雖鄰不與之通其論曰文氣也君子之氣正衆人之氣隨行之於身而正者然後爲文故必見諸行行不正則言無以信於世故侔之詩文嚴勁簡古卓然一出於已自成法度如其爲人嘗舉進士不中母病且革頗恨不及見其仕侔嗚咽自誓床下終身不求仕進塋其親蘇州之陽山廬墓終喪久之親友勸復舉進士皆不聽從其兄觀往來南方兄卒遂客居吳門徙吳興丹陽又徙真州平日閉門讀書鼓琴以自娛體素羸喜親方書治藥餌未嘗傳經教授而學者聞其風指多所

開悟侔志節剛果不爲矯激竒詭之行而氣貌足以動人所至一坐爲之凜然視權倖與善宦者意若奴隸之以故不能者多相與排毀侔聞自持愈厲不少降屈故所憎嫉者終亦嚴憚云故相晏殊頗稱其才知制誥唐詢劉敞錢公輔尤尊禮之詢嘉祐中守蘇表其孝行詔賜粟帛又薦之曰清不苟名和不溷俗履道而常其守處賤而得其安敞守揚州論其賢以爲居則孝悌仕則忠信足以矯俗而不詭俗以干譽足以扶世而不偶以自用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詔以爲試祕書郎揚州州學教授侔凡五辭卒不赴敞守永興奏請侔管安撫司機宜文字亦以病免英宗卽位知制誥沈遘王陶薦侔及汝陰王廻常秩三人者可備侍從皆除試大理評事忠武軍節度推官且試以縣侔得滁州來安又不赴熙寧三年翰林學士韓維復薦之以爲常州團練推官又不受命侔初罷舉進士窮無所歸天章閣待制王鼎以女妻之世多稱鼎爲能好賢王氏早卒又娶劉氏生四子嵩嵩喬扁五女侔資自奉儉約家人化之然以病日必肉食而妻子相對蔬茹而已閨門雍雍如也元豐三年除通直郎致仕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年

六十六有詩四千篇雜文三百篇兄觀亦有學行在至太常博士贊曰先生天下之剛也不強顧其所不強語其所不語獨貧而足獨窮而樂觀於萬物自信而淨潔已矯俗以行其志終身不仕未有若顛之全德也古之所謂求仁而得仁者其先生之謂耶

錢一傳

劉 跂

錢一字仲陽上世錢塘人與吳越王有屬王俶納土會祖贊隨以北因家於鄆父顛善鍼醫然者酒喜游一旦匿姓名東游海上不復返乙時三歲母前亡父同產嫁醫呂氏哀其孤收養爲子稍長讀書從呂君問醫姑將沒乃告以家世一號泣請往述父凡五六往乃得所在又積數歲乃迎以歸是時一年三十餘鄉人感槩爲泣下多賦詩其事後七年父以壽終喪塋如禮其事呂君如事其父呂君沒無似爲之收塋行服嫁其孤女歲時祭享皆與親等一始以顛頗方著名山東元豐中長公主女有疾召使視之有功奏授翰林醫學賜緋明年皇子儀國公病瘵癰國醫未能治長公主朝因言錢一起草野有異能立召入進黃土湯而愈神宗皇帝召見褒諭因問黃土所以愈疾狀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且諸醫

所治垂愈小臣適其愈惟陛下加察天子悅其對擢
太醫丞賜紫衣金魚自是戚里貴室逮士庶之家願
致之無虛日其論醫諸老宿莫能持難俄以病免哲
宗皇帝復召入宿直禁中久之復辭疾賜告遂不復
起一本有羸疾性簡易者酒疾屢攻自以意治之輒
愈最後得疾憊甚乃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周痺入藏
者死吾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在末因自製
藥日夜飲之人莫見其方居亡何左手足攣不能用
乃喜曰可矣又使所親登東山視菟絲所生篝火燭
其下火滅處剷之果得伏靈其大踰斗因以法噉之
閱月而盡由此雖偏廢而氣骨堅悍如無疾者退居
里舍杜門不冠屨坐臥一榻上時間閱史書雜說客
至酌酒劇談意欲之適則使二僕夫輿之出沒閭巷
人或邀致不肯往也病者日造門或扶携襁負纍纍
滿前近自鄰井遠或百數十里皆授之藥致謝而去
初長公主女病泄利將始一方醉曰當發疹而愈駙
馬都尉以爲不然怒責之不對而退明日疹果出尉
喜以詩謝之廣親宗子病疹之曰此可無藥而愈顧
其幼曰此且暴病驚人後三日過午無恙其家恚曰
幼何疾醫貪利動人如此明果發癩甚急復召一治

之居三日愈問何以無疾而知曰火色宜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心與肝所用時當更也宗室王子病嘔泄醫以藥溫之加喘乙曰病本中熱奈何以剛齊燥之將不得前後洩與石膏湯王與醫皆不信謝罷乙曰毋痛復召我後二日果來召適有故不時往王疑且怒使人十數輩趣之至曰固石膏湯證也竟如言而效有士人病欬面青而光其氣哽哽一日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家祈哀彊之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又加脣白法當三日死然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今尚能粥居五日而絕有娠婦得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娠者五藏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子母俱得全又乳婦因大恐而病病雖愈目張不得瞑人不能曉以問乙乙曰煮郁李酒飲之使醉則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惟郁李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目則能瞑矣如言而効一日過所善翁聞兒啼愕曰何等兒聲翁曰吾家孳生二男子一日謹視之過百乃可保翁不憚居月餘皆斃乙爲方傳達不名一所治種種皆通非但小兒醫也於書無不窺他人斬斬

守古獨度越縱舍卒與法合尤遠本草多識物理辨
正闕悞人得異藥若持疑事問之必爲言出生本末
物色名貌退考之皆中末年學痺浸劇其嗜酒喜寒
食皆不自禁自診知不可爲召親戚訣別易衣待盡
享年八十二終於家所著書有傷寒論指微五卷嬰
孺論百篇一子早逝二孫今見爲醫河間劉歧曰乙
非獨其醫可稱也其篤行似儒其奇節似挾術行而
身隱約又類夫有道者數謂余言曩學六氣五運夜
宿東平王家嶺觀氣象至餘月不寐今老且死事誠
有不在書者肯以三十日暇從我當相授余笑謝弗
能其後遂不復言嗚呼斯人也如欲復得之何哉沒
後余聞其所治驗尤衆東州人人能言剡其章章者
著之篇異時史家叙方術之士其將有攻焉

玉友傳

劉 岐

玉友其先出自后稷得姓九種別爲禾氏居官長子
孫又爲庾氏有子粲從儀氏受道家術術成一息千
日大寒凝海而不冰世稱以爲神其後子孫命氏不
一唯甘氏最著傳數世有壺公旣仙去歷千數百歲
挹之輒出世謂玉友後或曰壺公者無冬夏隱壺中
人時時猶復往來人間今玉友卽壺公也爲人精白

不雜處少時帶經就舂方士中黃生白水真人一見
定交杵臼之間相與差擇陶汰復修儀氏術烝烝柔
和群居化之雖蓬室壅牖投者如歸一巾一瓢意湛
如也好事者或載與俱出所至爵者避席一坐盡傾
既去人思慕若渴平陽侯爲相獨親厚之吏士人人
爭欲進說皆不得聞故人徐公爲郎言於朝曰此臣
家中聖人也去游荆楚荆州牧虛齊中以館之使其
子伯雅叔雅季雅受學焉嘗得董生春秋玉杯書閱
而喜曰知吾趣者不在玉杯中乎晚從王公子至山
東東山聞聲爭交驥河間老人一見心醉歎曰吾屬
徒知飲其德莫知名其器因命史筮之遇需三之比
三其占曰吉是謂三益味道之腴澤外晬中冰雪與
居非金非石其臭如蘭有孚盈缶以其鄰殆將有
不塵之好得於宴樂之間因賀曰斯人玉也諸君其
得而友之乎老人頓首幸甚字之曰玉友初甘氏宗
族既衆仕宦高者入侍太官奉祠祭其在州郡爲不
原督郵爲青州從事或封宜城侯劇陽子下至斗食
丞甚衆其餘散居里邑田野往往銜鬻自售無老幼
賢否皆得與之交倡優下俚狎溺尤甚號爲驩伯愛
之不容口由是交道遂濇縣官既覺之因著爲令盡

收其財佐公上毋得藏器于家清廉之士至揭表自
別獨玉友不然瑰意琦行門無雜賓私淑諸人未嘗
顯於時旣性所守亦其勢然也與人接初若恬和而
中甚烈天質醇白終始一致炎涼莫能移奪平居固
罕見之人或望其顏色皆聘貽及深味其言無不心
悅誠服識與未識以是沾丐所及人忘其少讒者或
恨其不滿聞而笑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他日老人
坐草堂蒼官青士列侍堂下風月佳夕獨玉友與相
君在桐君方有高山流水之趣當是時玉友色愈粹
風味愈勝相視莫逆驩然絕例老人歎曰平生聞高
士稱羲皇上人嘗謂虛語今乃信然恨不使陶靖節
見之客有邂逅相遇者頽然內熱爽然自失人恠而
問之曰見吾玉友邪客長歎曰閱人多矣疑其不從
人間來其爲人心服如此嘗自言吾師以寅生以酉
終故酉日輒隱不見然出處亦無常度或對客未竟
人又於他所見之或同時數家俱見雖人人自謂良
我友然似是而非者十九得其緒餘者十五而得其
真百無一二至於官府及市肆若裨販之家雖願見
之終不住浮沉于世莫知其所終太史公曰其氏得
姓尚矣其後分封以邑爲姓有中山氏青田氏桑落

氏烏氏程氏耶氏此皆著姓日以滋盛而玉友名氏弗章獨以德稱其亦有以也夫其亦有以也夫或隱或見莫考其出處此與薊子訓左元方何以異浮沉方外野人白士與之忘年而臣不得獻之君故余論其行事未嘗不歎息於斯焉

露布

嶺南道行營擒劉銀露布

嶺南道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都部署尹崇珂都監朱憲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宣威伐罪弔民明王以之耀武我國家仰稽玄象大啟洪基將復三代之土疆永泰萬方之生聚西平巴蜀雲雷敷潤物之恩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之浪惟嶺南之獷俗獨恃遠以偷安久背照臨罔遵聲教僞漢國主劉銀性惟凶惡識本庸愚以害爲化風以誅戮爲政事置火床鐵刷之獄人不聊生設剉確湯鑊之刑古未嘗有恨刀鋒之不快用鋸解以恣情鬻割剖屠窮彼殘害一境籲天而無路生民何地以稱冤衆心望民如望皎日我皇帝仁深恤隱義切救焚遂發干戈拯其塗炭臣等上憑神武遙稟春謀舉軍未及於半年乘勝連平於數郡累逢戰陣無不掃除劉銀遠

懼傾危尋羗人使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藏姦翻作款兵之計臣與將士等仰承睿旨不敢逗留於正月二十七日已到柵口去廣州只及一程劉鋹又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憑準固欲淹留兼於諸處收到新出偽命文牒皆是會合逆黨以拒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偽植王保興等部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臣等憤其翻覆認此狂迷尋結戰以交鋒復揮戈而誓衆行營將士等感大君之撫御咸願竭忠怒逆黨之拒張爭先効命八十里槍旗競進數萬人殺戮無遺尋又分布師徒徑收賊壘其劉鋹知城隍之必陷將府庫以自焚烈焰連天更甚昆崗之火投戈散地甘從豕野宇誅劉鋹則尋卽生擒廣州則當時平定其在州盜賊僧道軍人百姓等乍除苛虐咸逐生全無不竭力以沾衿聖皇都而稽首此蓋天威遠被宸筭遠敷平七十年不道之邦救百萬戶倒懸之命殊尚旣又長承日月之廻光鴻祚無疆永荷乾坤之降祐其劉鋹并偽署判六軍十二衛禛王劉保興太師潘崇徹玉清宮使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龔澄樞列聖宮使六親觀軍容使內太師李托內門使驃騎大將軍內侍郎薛崇譽等

朋助劉鋹旅拒王師既就生擒合同俘獻臣等幸陪
戎事倍樂聖功無任快抃歡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昇州行營擒李煜露布

昇州行營馬步軍戰棹都署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
度使臣曹彬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天道之生成庶
類不無雷電之威聖君之統制萬邦必有干戈之役
所以表陰慘陽舒之義彰弔民伐罪之功我國家啟
萬世之基應千年之運四海盡歸於臨照八紘皆入
於提封西定巴邛復五千里升平之地南收嶺表除
七十里僭偽之邦巍巍而帝道彌光赫赫而皇威遠
被頃者因緣喪亂分列土疆累朝皆遇於暗君莫能
開托中夏今逢於英主無不掃除惟彼江南言修臣
禮外示恭勤之貌內懷姦詐之謀况李煜此是駮童
固無遠略負君親之鞠育信左右之姦邪曾無量力
之心但貯欺天之意修葺城壘欲爲固守之謀招納
叛亡潛萌抗拒之計我皇帝度深合垢志在包荒輒
青鑠之近臣降紫泥之丹詔曲示推恩之道俾修入
覲之儀期暫詣於闕庭無盡銷於疑間示信特開於
生路執迷自履於危途託疾不朝堅心背順士庶咸
懷於憤激君親曲爲於優容但矜孽豎之愚蒙慮陷

人民於塗炭累宣明旨庶俾自新略無悛悞之心轉
恣陸梁之性事不獲已至於用兵大江特刼於長橋
銳旅尋圍其逆壘皇帝陛下尚垂恩宥終欲保全遣
親弟從鎰歸廻降天書委曲撫諭務從庇護無所闕
焉終懷蠅豕之心不體乾坤之造送蠟書則勾連逆
寇肆兇徒則刼掠王民勞我大軍踰周歲旣人神
之共怒復飛走以無門貔貅竟効其先登蟻虱自悲
於相弔臣等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齊集戰士直取孤
城姦臣無漏於網中李煜生擒於麾下千里之氛霾
頓息萬家之生聚尋安其在城官東僧道軍人百姓
等久在偏方困於虐政喜逢盪定皆遂舒蘇望天朝
而無不涕洟樂皇化而惟皆鼓舞有以見穹旻助順
海嶽知歸當聖明臨御之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
而兵鋒永戢垂衣而帝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材謬司
戎律遙稟一人之睿略幸成九伐之微勞其江南國
主李煜并僞署臣寮已下若干人旣就生擒合將獻
捷臣等無任詞時樂聖慶快懽呼之至謹奉露布以
聞

書宋文鑑後

右文鑑一部爲宋著作郎呂成
公祖謙奉 朝旨彙集建炎以
前文字校正成書凡一百五十
卷而詔誥表疏詞賦詩騷箴銘
贊頌碑記序文之屬悉備焉宋

刻沿流逮至于今版刻幾存馴
至散佚天順甲申中江西大方
伯張公邵齡守嚴州時浙江提
學憲副張公節之偶得文鑑善
本以付邵齡重刻之因以原本
番刻弗別繕寫無繆誤也歷歲
彌久印摹益多版刻字畫益趨
平乏況以書帙浩繁而有司紙
札之費艱於應酬惟是人心厭
忽版籍廢棄而或者不能無人
力于其間不亦重可惜哉弘治
戊午韶自西曹來知府事日接

宋文鑑 八序後
文流每詢天下名刻必先是書
且以右文舉墜責成惟勤顧惟
才力綿薄經費不易籌畫久之
歷五六年求梓鳩工漸次克舉
復賴郡中尚文之士相成之書
既成尤懼版遺于郡其爲將來
應酬不逮而廢棄之舉又有如
前日者益可惜也遂謀以版籍
入于南雍用廣印傳使四方之
士得公所惠非特一郡一邑之
圖而已因併書重刻之所自以
記年月云耳若日附名置喙于

文鑑之末夫豈敢哉

弘治甲子秋七月望後學鄱陽

胡韶識

